

黑色幽默精品集

●[美]约瑟夫·海勒著

第二十二条军规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美]约瑟夫·海勒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黑色幽默精品集

第二十二条军规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第二十二条军规

约瑟夫·赫勒 [美]

第二十二条军规

著 者 [美]约瑟夫·赫勒
译 者 南 文 赵守垠 王德明
译 校 主 万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兴国印刷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461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506-454-7/I·183

定 价:23.80 元

18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皮亚诺扎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中。这是一个很小的岛屿，本书叙述的事件显然不可能全部发生在那儿。同本书的背景一样，书中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

目 录

第 一 章	得克萨斯人	1
第 二 章	克莱文杰	14
第 三 章	哈弗迈耶	23
第 四 章	丹尼卡医生	36
第 五 章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	47
第 六 章	亨格利·乔	63
第 七 章	麦克沃特	75
第 八 章	谢司科普夫少尉	86
第 九 章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	106
第 十 章	温特格林	136
第 十 一 章	布莱克上尉	145
第 十 二 章	波洛尼亚	153
第 十 三 章	德·科弗利少校	171
第 十 四 章	基德·萨普森	183
第 十 五 章	皮尔查德和雷恩	189
第 十 六 章	露西安娜	199
第 十 七 章	全身雪白的士兵	215
第 十 八 章	看东西有两个映像的士兵	229
第 十 九 章	卡思卡特上校	243
第 二 十 章	惠特科姆下士	257
第 二 十 一 章	德里德尔将军	271
第 二 十 二 章	迈洛市长	292
第 二 十 三 章	奈特雷的老头	311

第二十四章	迈洛.....	325
第二十五章	随军牧师.....	346
第二十六章	阿费.....	370
第二十七章	达克特护士.....	379
第二十八章	多布斯.....	395
第二十九章	佩克姆将军.....	410
第三十章	邓巴.....	425
第三十一章	丹尼卡太太.....	438
第三十二章	尤一尤的同室伙伴.....	444
第三十三章	奈特雷的妓女.....	451
第三十四章	感恩节.....	463
第三十五章	勇士迈洛.....	473
第三十六章	地下室.....	485
第三十七章	谢司科普夫将军.....	501
第三十八章	小妹妹.....	504
第三十九章	不朽城.....	520
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条军规.....	540
第四十一章	斯诺登.....	552
第四十二章	尤索林.....	566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初次见面就满心欢喜。

尤索林头一回见到随军牧师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

因为肝有点疼，尤索林住在医院里，但还算不上是黄疸病，这使医生们感到很为难。如果已经成了黄疸病，他们就可以给予治疗。如果不变成黄疸病，疼痛又消失了，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可是这种老够不上黄疸的情况实在叫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每天上午总有三位医生来查病房。他们精神饱满，神情严肃，口若悬河，眼力却不济。陪着他们一起来的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的病房护士达克特，她也是不喜欢尤索林的病房护士之一。他们把尤索林病床床脚上挂的治疗卡看了一遍，很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疼痛的情况。一听他说还是老样子，这些人似乎很是气恼。

“大便还是不通吗？”那位上校军医问。

看到尤索林摇摇头，三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

“再给他服一颗药。”

达克特护士用笔记下要再给尤索林服一颗药，接着他们四个人就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没有一位护士喜欢尤索林。事实上，尤索林的肝早已不疼了，但他一句也不说，而医生们也从没怀疑过这一点。他们只怀疑他大便早就通了，却没肯告诉任何

人。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要什么有什么。伙食并不算太坏，而且每餐都送到他的床前来，还有额外配给的新鲜肉。在下午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冰镇的果子汁或冰镇的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从来没有谁来打扰他。每天上午，他得稍微花点工夫去检查信件，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成天心安理得、无所事事地躺在那儿。他在医院里过得很舒服，而且要住下去也不难，因为他的体温老是在华氏一百零一度。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让别人把三餐送到床上来给他吃，不得不一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自从尤索林打定主意要在医院里度过战争的余下岁月以后，他便给所有认识的人写信，只说自己住进了医院，而不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即将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招募志愿人员。尽管任务十分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干。等我执行任务回来以后，我马上就给你写信。”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规定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士兵病员只能呆在他们自己的病房里。检查信件是一桩单调的工作。尤索林发现，士兵们的生活也只不过比军官们的生活略微有趣一些，对此他感到很失望。一天检查下来，他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语统统处以死刑，这一来，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件里所有的副词和形容词就全消失了。第二天，他又向一切冠词宣战。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除冠词外，信件内容的其他一切都给涂掉了。他搞这套玩意儿时，感到促成了更多的动力学上所谓内在线性张力。与此同时，几乎每封信中剩

下的信息也就更加一般化了。又过不久，他向信中的礼节性称呼和签名部分开刀，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他把一封信全部涂掉，只剩下“亲爱的玛丽”这一称呼，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R·O·希普曼是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

等他拿这些信玩够了想得出的种种游戏以后，他就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发动进攻，好象自己是上帝似的，把手中之笔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所有的街道和住宅，消灭整座整座大城市。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大多数信尤索林连看都没有看。在他根本没看过的这些信上，他总签上自己的名字。在看过的信上，他却写上“华盛顿·欧文”^①。后来，“华盛顿·欧文”写得太多，觉得有些单调了，他就改用“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引起了严重的反应，在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中间产生了一种忧虑情绪，使一名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充作病员住进了病房。军官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因为他不断地询问一个名叫欧文或名叫华盛顿的军官，而且他住进来一天以后就不肯检查信件了。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太单调乏味。

尤索林这次住的是一间很好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住的是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纪二十四岁，留着稀稀拉拉的金黄色小胡子。他在隆冬季节曾被击落下来，坠入亚得里亚海，而他连感冒也没有得上。眼下已是夏天，上尉一直没有再被击落过，而他却自称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情意绵绵地趴着另一位胆战心惊的上尉，他患有疟疾，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口。尤索

^①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作家。

林对面，隔着通道是邓巴。挨着邓巴是一个炮兵上尉，这个人尤索林现在不再跟他下棋了。这个上尉下得一手好棋，跟他下棋总是很有趣的。可是有时又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因此尤索林不再跟他下了。再过去，就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那位有教养的得克萨斯人。他看上去就象彩色电影里的人物，而且富于爱国精神。他认为，有财产的人物——也就是体面人士，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汉、妓女、罪犯、腐化堕落分子、无神论者、粗鄙下流的人等相比，理应得到较多的选票。

一天，正当尤索林在破坏一封封信中的语句格调时，这个得克萨斯人给带进了病房。那是一个闷热的、平静无事的日子。炎热的空气笼罩着屋顶，把一切声响都闷住了。邓巴又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双眼睛呆滞地盯着天花板，象一个玩偶似的。他正在拚命努力，想延长自己的寿命，办法是：锻炼自己在厌烦中的涵养功夫。他那么着力地想延长寿命，尤索林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护士把得克萨斯人安顿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过了没有多久，他便慷慨地发表起高见来了。

邓巴一下子坐起身。“对了，”他激动地嚷着说，“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我一直感到缺少了什么——现在我知道究竟是什么了。”他用一只拳头猛击了一下另一只手的掌心，郑重地说：“就是没有爱国精神！”

“你说得对，”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喊叫，“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红肠面包、布鲁克林玉米饼、‘妈妈’的苹果馅饼。咱们每个人作战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有谁是给体面人卖命呢？有谁是给那些体面人多捞几张选票去拚命呢？没有什么爱国

精神，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什么爱国心^①。”

尤索林左边的那个二级准尉却无动于衷。“是谁在胡扯？”他厌烦地问，接着翻了个身，又睡了。

这个得克萨斯人显得天性善良、慷慨大方、和善可亲。可是三天之后，就没有谁能容忍得了他了。

他惹得大家心头烦恼，脊背发凉，大家见了他全连忙避开，只有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无从躲避。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双腿和两臂都毫无用处。他是趁夜里给偷偷抬进病房来的，病员们直到早晨醒来才看见他住在这间房里：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头吊了一起，同肩部和臀部保持垂直，吊索的另一头则系上了铅砣，黑沉沉地挂在上面，一动不动，那形状是十分奇怪的。在他胳膊肘儿内侧的绷带上，每边都缝着一个装有拉链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清澈的液体从一个洁净的瓶里输入他的身体。从腹股沟敷石膏的地方，另外伸出一根固定的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他的肾脏排泄就是通过这条管子一滴不漏地流入放在地板上的一只洁净的封口的瓶内。等地上的瓶子满了，从胳膊肘儿那儿输入液体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于是很快地互换一下位置，使瓶里的排泄又重新注入他的身体。在这全身雪白的士兵的身上，他们真正看得清楚的就是口腔上方的一个黑洞，而洞口的边缘都已经磨勤了。

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床位，就在得克萨斯人的旁边。得克萨斯人侧身坐在自己的床上，从早到晚拖声迈气、愉快而又同情地对那个士兵说个没完。对方一直不搭腔，他也毫不在乎。

病房里每天量两次体温：大清早和傍晚。克拉默护士总捧着

^① 原文是 *matriotism*。英语中只有 *patriotism*，意为爱国主义或爱国精神。*patri-* 这个词头源出希腊文 *pater*，意为父亲，或 *patris*，意为祖国。*matriotism* 一字是作者杜撰出来的。*martri-* 这个词头有母亲的意思。尤索林故意胡扯。

一只瓶子走进病房来，瓶里摆满了体温计。她在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再走回来，挨次把体温计分发给病人。轮到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时，她也有她的法子，她把体温计塞进他嘴上方的那个洞里，让它保持平衡地靠在洞沿上。接着，她再回到第一个床位，取出病人口中的体温计，记录下了体温，然后走到下一个床位，这样在病房里继续兜上一圈。那天下午，她在病房里结束了第一遍分发体温计以后，再走到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床前来记录体温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凶手，”邓巴轻轻地说。

得克萨斯人抬头朝他望望，咧开嘴含含糊糊地笑了笑。

“杀人犯，”尤索林说。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得克萨斯人紧张起来，问。

“是你暗杀了他，”邓巴说。

“是你杀死了他，”尤索林说。

得克萨斯人身子往后缩了一下：“你们两个全疯了。我连碰都没有碰过他。”

“是你暗杀了他，”邓巴说。

“我听见你杀死了他，”尤索林说。

“你杀死了他，因为他是黑鬼，”邓巴说。

“你们全疯了，”得克萨斯人喊道。“这里他们是不准黑鬼进来的。另外有个地方专门收容黑鬼。”

“是那个中士偷偷把他弄进来的，”邓巴说。

“就是那个共产党中士，”尤索林说。

“这么说，你们是原先就知道这件事的咯。”

尤索林左边的二级准尉对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意外死亡却无动于衷。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非事情惹到他头上，他从不开口。

尤索林遇见随军牧师的前一天，食堂里有只炉子爆炸，延烧到了厨房的一侧。整个地区弥漫着一股热气。尤索林所住的病房，尽管离开火场差不多有三百英尺，可是他们也能听到轰轰作响的烈火和燃烧的木材发出的刺耳的拆裂声，浓烟滚滚地掠过了病房那漆成橘红色的窗口。约摸过了十五分钟，从机场开来的飞机失事救护车才赶到火场来抢救。经过半小时热狂的迅速行动，救火队员才控制住了火势。忽然间，天空响起了惯常的、深沉而单调的嗡嗡声，原来是一群轰炸机完成任务后返航了；救火人员不得不卷起水龙带赶回机场，以防万一有一架飞机坠毁起火。然而，飞机全部安全着陆。等最后一架着陆以后，救火人员立刻掉转车头，高速地驰回山头，继续去医院救火。可是他们到达时，火已经熄了，是自行熄灭的，甚至没有留下一处余烬需要再用水去浇泼。失望的救火人员无事可做，只好喝上点温咖啡，便转来转去想勾引护士。

失火的第二天，随军牧师来到了医院。尤索林正忙着检查和涂抹信件，只保留信中谈情说爱的部分，这时，牧师坐到两张床中间的一张椅子上，问起尤索林的身体情况。牧师侧着身子，别在他衬衫上的上尉领章是尤索林所能看到的唯一军衔标志。尤索林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不是一位医生就是一个疯子。

“啊，身体挺好，”尤索林回答。“只是肝有点儿疼，我猜想总是有点儿不大正常，不过说到头我得承认，我还是挺不错的。”

“那就好，”牧师说。

“是啊，”尤索林说，“是啊，是挺好的。”

“我原想早点儿上这儿来，”牧师说，“可我身体确实一直不好。”

“这太不幸了，”尤索林说。

“就是感冒头痛，”牧师连忙接上一句。

“我体温曾经到过一百零一度，”尤索林也连忙接上一句。

“这真太糟啦，”牧师说。

“是呀，”尤索林表示同意。“是呀，是太糟了。”

牧师有些坐立不安起来。过了一会，他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没有，没有，”尤索林叹息着说。“我相信，医生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心为我治疗。”

“不，不，”牧师微微有点儿脸红。“我并不是指的治病。我是指烟卷啦……书籍啦……或者……玩具什么的。”

“不，不，”尤索林说。“谢谢你。凡是需要的，我大概都有了——缺的只是健康。”

“这太不幸了。”

“是啊，”尤索林说。“是啊，是太不幸了。”

牧师挪动了一下身子。他东张西望了好几次，然后看看天花板，又看看地板，接着深深吸了一口气。

“奈特雷上尉向你致意，”他说。

尤索林听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心里很过意不去。看来他们两人的谈话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了。他有点遗憾地问道，“你认识奈特雷上尉吗？”

“认识，我和他相当熟。”

“他有点疯疯癫癫的，是吗？”

牧师局促不安地笑笑。“这我倒说不上。我同他还不是那么熟。”

“那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尤索林说。“他确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疯疯癫癫的。”

两人沉默了片刻。牧师心情沉重地考虑了一下，接着突然打

破沉默问道：“你是尤索林上尉吗？”

“奈特雷开头干得不太好。他出身于一个挺不错的家庭。”

“请你原谅，”牧师怯生生地坚持下去。“我也许完全弄错了。你是尤索林上尉吗？”

“是的，”尤索林承认。“我是尤索林上尉。”

“是在第 256 中队的吗？”

“是在第 256 战斗中队的，”尤索林回答。“我不知道另外也有人也叫尤索林上尉。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的尤索林上尉，不过这仅仅是就我所知道的而言。”

“我明白了，”牧师有点不高兴地说。

“如果你打算为我们中队写一首象征性的诗，”尤索林向牧师指出，“那就是二的八次战斗乘方。”^①

“不啊，”牧师含糊其词地说。“我不想写这样一首诗。”

尤索林一下挺直了身子，因为他这时才看出了牧师另一边衣领上那个小小的银十字。他大为吃惊，他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位随军牧师谈过话。

“你原来是一位随军牧师，”他高兴地嚷起来。“我不知道你是随军牧师。”

“呃——是吗？”牧师回答说。“你刚知道吗？”

“刚知道。”尤索林望着他，笑嘻嘻地、忘乎所以地咧开了大嘴。“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位随军牧师哩。”

牧师的脸色又红了，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身材瘦小，大约三十二岁，棕黄色的头发，带点胆怯的褐色眼睛，狭长而苍白的脸，两颊都生过些没有多大害处的脓疱，老疤还留在面颊上。尤索林想要帮助他一下。

^① 这是尤索林故弄玄虚的说法。按二的八次乘方是二百五十六。尤索林在第 256 战斗中队服役，所以这么说。

第二十二条军规

牧师却抢先问道：“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尤索林摇摇头，还咧开嘴笑着。“很抱歉，我不需要什么，我不缺什么，在这儿过得挺舒服。事实上，我甚至连病也没有。”

牧师说：“这太好了。”可是他话刚一出口，立刻有些懊悔，连忙把指关节塞到嘴里，有点发慌地格格笑了一阵。可是尤索林却默不作声，这使他很失望。“我还要去访问咱飞行大队的其他一些人，”他最后表示歉意地说，“我往后再来看你，也许是明天。”

“请你一定来啊，”尤索林说。

“你要是真需要我，我就来，”牧师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注意到，我使好多人都感到不大舒服。”

尤索林由于感情激动，脸有点发红。“我要你来，”他说。“你不会使我感到不舒服的。”

牧师感激地微笑了，随即瞧了瞧一直藏在手心里的那个字条。他沿着病床数过去，嘴里不出声地念着，然后将信将疑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邓巴身上。

“请问一声，”他轻轻地说，“那是邓巴中尉吗？”

“不错，”尤索林大声回答，“是邓巴中尉。”

“谢谢你，”牧师轻轻地说了一声。“多谢了。我得去访问他一下。飞行大队里住院的人每一个人我都得访问一下。”

“住在其他病房里的也要去访问吗？”尤索林问。

“也要去。”

“到其他病房去，你可得小心啊，神父，”尤索林提出警告。“精神病的病号都关在那里。那里尽是些疯子。”

“你用不着管我叫神父，”牧师解释说。“我是一个再浸礼教徒^①。”

^① 十六世纪欧洲基督教改革运动中起源于瑞士的一个教派，主张只有成年人才能受洗礼，反对婴儿受洗。

“关于其他那些病房，我讲的是正经话，”尤索林表情严峻地说下去，“宪兵们不会保护你，因为他们是最最疯狂的人。我本想陪你上那些病房去，可我给吓得浑身都发僵了。精神病要传染的。我们这里是整个医院唯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病房。除了我们这些人，人人都精神失常。讲到这件事，我们这里也许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病房了。”

牧师迅速站起身来，轻轻挪步离开了尤索林的床，同时向他点头微笑，表示领情，还答应一定谨慎行动。“现在，我得去访问邓巴中尉啦，”牧师说。可是接着又懊悔起来，逗留了一下，最后问道：“邓巴中尉怎么样？”

“请你放心，”尤索林向他保证。“邓巴中尉是个真正出色的好人，是全世界最最优秀而又最为淡泊的人士之一。”

“我说的不是这个，”牧师说，接着又低声问道，“他病得厉害吗？”

“不厉害。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病。”

“这很好，”牧师叹息了一声，松了口气。

“是啊，”尤索林说。“是啊，这很好。”

牧师访问过邓巴，就走了。邓巴说：“是一位随军牧师。你注意到吗？是位牧师。”

“样子倒是怪讨人喜欢的，是吗？”尤索林说。“人们也许会投他三票。”

“谁会投他的票？”邓巴有些疑惑地问。

病房的尽头有一间用绿色三夹板隔出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病床，床上的那个人老忙个不停。他是位一本正经的中年上校，每天都有一位相貌和蔼可亲、头发淡黄鬈曲的女人来探望他。她不是护士，不是陆军妇女队队员，也不是红十字会的女职员，但是每天下午，她一准出现在皮亚诺扎岛上的这所医院里，